

鐵路職工

第一二一三期

半月刊

半月時評

璣璋

積極建築西南鐵路

近據報載：「西南鐵路計劃，將浙贛鐵路向西展築，由湘省經貴陽直達昆明；另將成渝鐵路，向南展築，經貴陽南通桂省，直出欽州，使黔省成西南交通中心。俟款項籌定，即行興工，現決派員先往勘測」云。

我們看了上項消息，感到極大欣快與興奮！過去西南交通之幼稚腐敗，實在是無可諱言，政府雖有興建決心，終以限於人力財力，未能見諸實行。近年中國交通進步，成績斐然，尤可貴者，如浙贛，江淮，同蒲諸路，均以最少的資本，成就鉅大的事業，其「窮幹」的精神，實為中外矚目。

現在浙贛路既在積極進行，將來銜接株萍，以與粵漢路聯絡；同時成渝鐵路之測量工作，刻下亦在進行中。將來江南鐵路之南展與湘黔川線之興築，若均見諸實現，則西南交通，當更燦然可觀，此誠國難嚴重中之大快人心事也，所以我們對於鐵路公債的發行，不由不欣然贊助。

新運二週紀念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從提倡新生活運動以來，這幾句名言，格外在國民的腦海裏起了新的作用。是的，我國國勢的陸危，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救亡圖存，惟此恢復舊道德之一條出路！誠以人欲橫流，民性偷惰，廉恥道喪，貪污

成風，故漢奸充斥，土匪遍地，民族危亡，國將不國，要挽回這個劫運，非全國上下人心大大振作一番不可，此即新生活運動之所以興起，與新生活運動之

所以不容稍緩者也！

蔣委員長提倡新運，轉瞬兩度星霜，在此過去兩年中，吾人對於新生活信條，如禮義廉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等早已熟記在心，奉行唯謹；其見諸實行者，如行路有序，不吸紙煙，服裝整齊，取締煙賭等，皆已成效昭著，行之有素。惟吾人所望於同胞者，猶不僅此表面文章，乃在人心之是否廉潔，社會之是否樸誠，氣節之表現如何，工作之效率有無，以至孝親敬長愛國親人之諸般心理上的建設耳。值茲新運二週年紀念之日，謹申數言，以與我同胞共勉。

肅清煙毒

鴉片的害人，甚於毒蛇猛獸，一經

沾染，神態立變，傾家蕩產，尤其小事，流毒所及，足以滅種。政府有鑒及此，年來肅清煙毒，不遺餘力，近行政院長更自兼禁煙總監，雷厲風行，立法嚴峻，足使煙鬼，聞而喪胆。

鐵路工人，操着國家的命脈，於生產建設，國防交通都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如無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健康的精神，便不足負此重任。其素行純潔操守清白者，自不在本文申論之列，其已曾染有此種嗜好者，應知所警惕，刻日戒絕。况禁煙委員會原定兩年禁毒計劃，已過一年有餘，至本年年底，限期轉瞬即到，按照禁毒治罪暫行條例，凡施打嗎啡或吸用毒品者，在二十五歲內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要限期交醫勒令戒絕，若自願投戒，在二十五歲內戒絕後而再施打或再吸用者，就要處以七年以

第一百二十三期要目

| | |
|---------------|-----|
| 半月時評 | 瓊璋 |
| 工餘娛樂問題 | 錦聲 |
| 工人教育運動 | 顯之 |
| 婦女職業與待遇 | 天牧 |
| 白得擒賊 | 劉照福 |
| 惜別 | 王開慶 |
| 幻覺 | 肖凝 |
| 豎子成名 | 司馬追 |
| 南京之名勝古蹟 | 臺松 |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 |

上有期徒刑，再限期交醫勒令戒絕，倘於此次戒絕後又於二十五歲內再犯的，就要處以死刑了。一到二十六年即是初犯，也一概要處死刑的！政府禁毒，如此森嚴，倘敢輕於嘗試，決難倖免。作者愛人以德，故不憚煩瑣，苦口婆心，向我全國鐵路工友切實忠告，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法網恢恢，速自猛省是盼。

工餘娛樂問題

錦 聲

工作既久，便要休息，在休息的時候，我們總喜歡找點娛樂，這是人情上常有的舉動，而且也是衛生上應做的事。不過娛樂的方法很多，運用的時候，要加意的選擇，如果隨俗鬼混，初則謔之為逢場作戲，聊以應酬朋友，終必失足迷津，流連忘返，實在是很可懼的事情。為預防這個流弊起見，我們應竭力提倡正當的娛樂，而避免那苟且邪僻的行爲。

鐵路職工之工作時間，多在十小時以上，往往有許多人，因為工作太久，得不到充分的休息，疲勞過度，因而生病。於是有好多的聰明人，為找尋娛樂而走入自殺的道路上去，這真正是可悲之至，我們如果稍一留心，來考察這個病根，便知道是那不正當的娛樂在作祟。

譬如鴉片之流毒，大而言之，牠是英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的嚆矢，由於鴉片戰爭的失敗，訂了南京條約，隨後歐美其他各列強，都跟着向我們明搶暗奪，因而把我國弄到今日次殖民地的地位。這個創痛，至深且鉅。小而言之，從林則徐禁煙以來，朝野上下，誰也知道鴉片的害處，無論政府下令來禁止，或者人民自動的不吸，經過這八九十年的過程，這惡魔也應該潛蹤滅跡了，然而這不爭氣的我們中國人，實在太善忘了，十年禁絕之約一滿，印度煙土，不能進口，家裏的禁令却放鬆了，吸的人又多起來。其後官禁民吸，還有實行槍決的，不過沒有普遍，可是那嗜食的人們的潛勢力，仍一天大似一天，以致到處都是烏煙瘴氣，百政跟着廢弛。每遇吸煙的人，詢問他入黑籍的經過，則答以「開始的時候，因為工作倦了，恰逢偶感微恙，有人告以阿芙蓉有振奮精神的效用，吸了幾口，果然名不虛傳，於是便把他當作珍品看待，後來時時和他接近，功效却不見了，一沒有他，反要生出大病來，為避免生病起見，因之就和他結了不解之緣。」這個說法大概也有幾分近理的地方。古人有一句話說：「飲鴆止渴」，我看吸鴉片來治病，就如

那飲鴆一樣，稍為明白一點的人，應該下大決心來戒絕，何況現在政府功令甚嚴，一經被人舉發，輕則懲罰，重則徒刑，所以我希望鐵路工友們特別自愛，毋為環境所移，把寶貴的身軀送到自殺的程途上。至於本來染不到黑籍禍災的工友，更不宜因着些微小恙，去找尋那犯法的秘密窟，來振奮精神於一時。總之這鴉片一物，是亡國滅種的仇敵，絕對算不上娛樂的正當工具，任何人都應避之若浼。

其次賭博一項，雖然列在違禁律之中，然而在普通人則多視為娛樂之一種。牠的害處，僅僅次於鴉片，至於抹牌原為賭博之一種，他的罪惡應和賭博同科，世人却多把他忽略了，簡直視為公餘必修科，這不是捏造的事實，試看交際場中，有不會作竹林之遊的，大家一定要罵他是笨伯，是豬頭三，那反面便是表示一個

惜，輸了的垂頭喪氣，平白的受着經濟上的損失。從前陶侃斥之為牧豬奴戲，可見這等行為，本是無意識的舉動，自愛的原不應去學習，去玩要。況且以我們現在的國勢論起來，外則列強虎視眈眈，東北四省，淪為異域，內則民窮財盡，十室九空，凡屬國民，應懷同舟共濟之義，各盡職責，庶可挽回國運於萬一。酒食徵逐，猶非所宜，樽蒲之戲，玩物喪志，更不應和他接近。職工同人，平日所事，多為室內工作，為適合衛生起見，應多作戶外運動，若竹林之遊，是以水濟水，不惟無益，而實害之。末了，我還記得國恥小史上載着德佔膠州灣的事實，說那時駐紮膠州的一位軍

吾

夜店

孤店夜寒愴，
殘月早上，
憶故園不堪回想，
夜闌誰在引喉唱？
片片心靈片片傷。
誰解低聲語？
燈不亮，
風淒涼，
慢敲桌聲心絃響。
愁絮縷縷，
悲懷千腸，
從此漂流無盡日，
——走向何方？！

聰明人，沒有不精通打牌的。其實打牌算不得是娛樂，牠那聚精會神的引誘，夜以繼日的慣例，毫不能調節身體的勞逸，徒然疲竭精力，加重人們以不舒適的重担。尤其是那以錢作戲，贏了的隨意浪費而不

官，爲人本也勇敢，不過每天喜歡打麻雀，當德人的軍艦圍進來的時候，有人報告他，他說：「且慢，等我打完牌再去計較」。那知牌打完了，德軍的陸戰隊已經登了岸，膠州的險要已入了敵人的掌握，我們的軍隊，只好趕快逃走。由此可見打牌也不是正當的娛樂，我希望各位工友以後切莫再去親近牠。

還有一件是冶遊。有一句最普遍的話，叫做「萬惡淫爲首」，是表示社會上厭惡牠的意思。這種行爲之不正當，自然不用說。人們竟拿了牠當作娛樂，那無意識算達到極點了，不過這個問題要複雜一點，從前孟子說過，「食色性也」可見好色是人們免不了的一件事。所以齊宣王好色，他老夫子也不勸他去禁戒，只要他推己及人，把國家弄得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今國家立法，爲顧全事實起見，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對於女子的人格，應極端的重視，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精義，當設身處地的想想，倘令我們家裏的婦女，也與別人發生曖昧，我們的腦海裏，自然會覺得是空前的侮辱，大不爲快，那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別人的妻女，在他們一定也不願她們有正當的行爲。如果說是倚門賣笑的娼妓，她們情願以皮肉出賣，似乎沒有妨礙，但是我們也要想想，男子挾娼宿妓，女子則深錮閨中，不敢稍有踰閑蕩檢，這種畸形的狀態，豈文明國家所應有？久而久之，家庭之間，勢必時聞詬誶之聲，甚至禍起蕭牆，發生重大變故，以致身敗名裂，爲正人君子所不齒，其失計爲何如？故明哲保身，寧望至家，相將千里，而不肯偶爾失足花叢，良以金錢之虛擲，梅毒之傳染，固足促人猛省，而墮落人格，破壞家庭，畢生幸福，盡棄於風流孽障之中，實屬不值。同人對於這種不正當的娛樂，應以絕不沾染爲善。

鴉片、賭博、冶遊，這三者都是不正當的娛樂，務須注意，社會之所以壞，習俗之所以頹，就是多了這些藏垢納污的東西。國家要完全把牠們禁絕，是勢所難能，自愛的人們，應各自努力，走上自救自助的坦途。須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個人的幸福，國家的富強，都是人力做成的事情，並不是僥倖苟且所能成功的。昔人謂西晉之末，五胡大亂中華，中原陸沉者二百餘年，其根本原因，在士大夫喜清談，人人自詡風流，視國事如同秦越，冥冥之中，遂致中華文明古國備受野蠻民族之蹂躪。風俗之頹弊，足爲民族國家之大厄，娛樂之不正當，雖事屬細微，然流風所被，足

以亡國。

吾人既知道不正當娛樂應該避免，那末對於正當娛樂，就應該加以提倡，因為有了正當娛樂，在休息的時候，就不致流入放僻邪侈一途，至網球象棋，輕而易舉，且足以陶冶性情，強健身體，他如國劇國術，擇其簡單者，少數人也可以互相研習。如陶侃運甓之類，推及養蜂栽花，所費極微，而約束身心，當有莫大之效，懸崖勒馬，轉禍為福，凡我同人，俱有提倡正當娛樂之義務焉。

工人教育運動(續)

顯之

工人教育協會

一、設立 如上所述，二十世紀初葉，在英國工人教育方面有大學擴張運動，有拉斯金大學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大學，但這些到底尚不足應時勢之要求，因當時適值獨立勞動黨成立（一八九三年），勞動黨亦正式成立（一九〇六年），工人的勢力伸入地方會議已很顯著，工人陸續參與國和地方的政治行政，故切求一般的教養。加以勞動運動的指導原理已漸次標榜革命，圖根本改造現存秩序而建設新社會秩序的勞動運動之幹部，須涉社會經濟和政治求深刻的研究和一般的教養者，任何人也易首肯罷，勞動運動若將幹部委之於知識階級便完全了。又勞動運動只求勞

動條件的向上（如提高工資，短縮時間等），將政治和產業管理的責任委之於從來的特權階級，則問題也簡單。不然，則純工人出身的人們欲立於勞動運動的前鋒，以改革政治和產業組織的根本為使命而自負其責任以後，將作勞動運動的幹部者固不待言，即工會或勞動黨的普通會員，或黨員，也對於一般的教育有所期望，但過去對於工人的教育，在大學擴張運動還未及於工人，而拉斯金大學及其他的勞動大學又失之規模太小，不足滿大眾的要求。消費合作，工人俱樂部 and 會館同盟，以及成人大學的計劃不過短期或隨時的演講，加以程度不高，於是有人使這些過去的工人教育運動中的大學擴張運動與工會結合，努力普及這種仗工人之力而為工人利益的教育，此即工人教育協會的創始者滿斯博理智(Mausbridge)。

滿斯博理智是消費合作的教育主任，對於大學擴張運動與勞動運動均有密切的關係，他想結合消費合作的教育運動與大學擴張運動與勞動運動三者，一九〇三年七月十四日在頓比公所開預備委員會；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牛津成立大會上，為大多數的大學及多數的勞動團體所正式公認，由大學方面及工會代表選出有力的委員，於是成為英國工人教育的中心機關。

二、初期的活動 工人教育協會以滿斯博理智為中心，為極少數人所設立者，當初每年經費不足五百鎊，幾乎全靠少數志者獻身的努力而維持其存在，但其後工會，消費合作，工人俱樂部及會館同盟等漸次加入，遂於一九〇六年設立支部於八個都市。

工人教育協會的根本方針在地方自治。「發現你自身所必要的！用你獨自的方法組織！如你所欲的去研究！同一區同村不可有二」——這是該協會所標榜的，牠固有一切的習慣，即打算在某都市舉行連續演講的時候，先借公會堂請市長作主席，由關係各團體各選代表一人，籌備委員，都是由工人教育家贊成之，得多數贊成則成為決議。有時也遭反對的妨害，但反對者若明白了解立場，反變為

熱心的贊成者的時候也有。

當初該協會主要與大學擴張運動相提攜，在各地舉行的短期的連續演講，講演之後通常允許質問，但質問更屢屢進而成為討論。教育方法則各種各樣，在英國中部或區，年年開繪畫展覽會，威爾特夏的支部通常每於星期六巡行講說。在西部某區則與成人學校聯合，對工會，成人學校和消費合作等舉行三次至六次的連續演講，合計在千回以上。在某馬車夫工會則設一各關於馬的學級，有百二十名馬車夫出席。碼頭力夫由偶然的機會作產業史的學級，更為他們的妻子請求講義，關於「讀書發音」的問題設學級，這一來無論城鄉都為工人設立學級。尤其在農村之所以一設立學級，舉行演講者以婦人之力居多，因為有許多婦人受高等教育，而無特別的職業，希望作些甚麼貢獻社會的事業。農村的學級大抵是三十人。大體上聽講者與其初多而漸次減少，不若人數雖少而始終出席，較為精神緊張而收效較大。

三、大學輔導學級之發達 滿斯博理智設立工人教育會的主旨，在與工人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當初主要與大學擴張運動的提攜，傾力於開短期的連續演講會，中途工

人教育協會負財政的責任，設大學擴張講義，多需費用，爲自然得多數的聽衆不能不下標準或選定文學等之合於一般的題目，在羅其德爾的支部，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設文學講座有六百聽衆。其次設社會科學的講座時，聽衆減至二百人，不僅財政上困難，加以如社會科學須與各人以質問和討論的機會，所以二百學生已失之過多，到底不能充分的自由研究，於是發生一種要求，即爲極少數人設程度等於大學的輔導學級，此希望因牛津大學的捐款而達其目的，現人數三十名，期間三年，每週一回二時間；托納(Tawney)遂就經濟史開始講義，此羅其德爾的第一次輔導學級，非常成功，三十名學生自始至終幾不減少，出席率極良好。托納會屢在自宅或學生家裏開茶話會，討論及於更深。講義終，使學生提出論文，他們雖乏一般的素養不能與大學生相比，但其中四分之一所提出的論文，據說很好，比任何大學生也無愧。

與羅其德爾的輔導學級開始相前後，一九〇七年在工人教育協會的大會，對於牛津大學提議：「就歷史，經濟，及其他社會科學，授工人以大學教育之方法，應由大學選出委員七人，由工人教育協會選出委員七人共同研究」

，經多少曲折後，牛津大學基於此提議，由大學派七人，由工人方面派七人作輔導學級的委員。關於大學的管理參加工人的代表，是大學空前的事項，但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始行實現。此事在工人教育運動上劃一新時期，大學至是始爲工人開放。牛津大學既開先例，肯博理智，滿丘斯特，理巴普爾，倫敦，理智，昔斐爾德等各大學相繼效之，自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全國共有三十九個輔導學級。滿斯博理智的理想於是實現，工人教育遂成爲大學的重要事業。

上述之輔導學級是由大學負擔，而政府也出補助金；最初做夜間實業學校之例，依出席者人數及時間而補助，爲盡力增多學生，所以後來改訂這種辦法。對於一學級，每學期補助三十鎊，但其條件，是謝講師六十鎊。此補助金在講師的謝禮更多時，可增到了四十五鎊。

輔導學級越發在增加，大戰前是一百四十五，學生有三千三百四十三人。

四、與工會提攜 工人教育協會的性質有二，一是不論何人，凡希望而且有能力受者，都使之受高等教育。關於教育，除能力以外，撤去一切差別的障害，對於不能在

大學寄宿（英國大學以寄宿制為原則），願居於自己的家裏而受大學教育的一切工人均與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願受程度低於大學的教育，願關於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養成其理解和判斷力，也是工人教育協會的目的。

工人教育協會的第二特質，是「為工人而有教育，非「為教育」之教育。簡明的說，在授勞動運動方面所必要的知識，而所謂勞動運動者在打破現有社會和經濟的秩序，建設對工人更公正的社會，故其置重點與所謂普通的大學教育不同，工人教育協會利用大學，與之協力，因此屢被非難，以為違反其第二使命，他們以為大學及其關係者以維持現存的秩序為前提，今由彼等受教育，是使勞動運動墮落，此點特別為勞動大學（Labour College）所力說。

關於此點，特於次節詳述。工人教育協會絕對不否認這種憂慮。但他們以為關於工人教育的管理，使工會保有強力的發言權，便不會使工人教育成為保守的維持現狀的，當設立輔導學級時，由大學和工會各派代表成立聯合委員會，以當其管理之責者，也基於此主旨，一九一九年，鋼鐵工會與工人教育協會締結條約，規定：（一）對於工會會員不收學費，（二）支部應要求設特別講義或特別學級，

（三）使出席暑期學校或週末學校，（四）出借圖書並對於通信教授與以便利等。為管理此事，遂由鐵工工會與工人教育協會各派代表成立了工人教育職工協會委員會。一九二一年郵工協會，鐵道書記工會，機械和造船製圖工會等參加。一九二三年印刷工會也加入，工會和工人教育協會的關係因此越加密接。

工會中的教育問題也為其他的協會所關心。如前章和後章所述，拉斯夫學和勞動大學均受工會之財政的援助，故「根據怎樣的組織」，怎樣去做，纔會對於工會舉最有效果的教育上的效果」？遂成為工會大會的問題。一九二一年卡基夫的大會，一九二二年梭斯頓的大會，一九二三年普理斯瑪斯的大會，一九二四年哈爾的大會均討論過這個問題，每回都設調查委員會，採擇各種決議，這裏不暇介紹這些委員會的報告和大會的決議。可是經幾次大會議決的現在的方針，以為對工會評議會負一切責任的工人教育機關，還未到設立的時期；工會應與拉斯金大學工人教育協會和勞動大學等協力，謀會員的教育；而工會評議會對於以上三者也於每年各支付補助金二百五十鎊，其後更增加了若干。

五、現狀概要 如上所述，工人教育協會（一）對於輔導學級則由政府和地方官憲受津貼（輔導學級則無津貼），（二）有許多工會參加該會，（三）得大學協力，（四）與成人學校同盟，俱樂部及會館同盟，消費合作等提攜，（五）受其他個人及社會事業團體的捐助，遂漸次發達臻於穩健。一九一二年設圖書館，一九一三年設圖書出版和販賣部，均順暢的發達，經濟方面由工人教育協會獨立而成其別動體，相互提攜活動，一九一九年該會創立以來的有力的後援者，斯頗爾丁夫妻將其家捐與該會，遂改爲寄宿舍制學校，爲工人教育協會的講師及支部書記寄宿。

該協會在海外也發生相當的影響，一九一三年滿斯博理智應澳洲大學的招聘，自同年七月起四個月之間歷訪澳洲各州，說工人教育之必要及其運用，到處受人歡迎，政府決定出津貼，并得大學和工會協力，在滿斯博理智歸英之前，澳洲各州成立協會，均以工人教育爲目的；彼歸英後，紐日蘭也設同樣的協會。滿氏歸英時，途中訪加拿大，於是這裏也發生工人教育運動。同時南亞的約哈納斯博爾和達爾班也初生工人教育。一九二一年美國受該協會的影響，也成立了「美國工人教育局」（關於此以後再述。）

下表是該協會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學級和學生的數字：

| 種類 | 級 | 數 | 學生人數 |
|-------|---|-----|--------|
| 高等科 | | 四 | 五〇 |
| 三年制學級 | | 五二九 | 八、五八四 |
| 預備學校 | | 八三 | 一、六五八 |
| 一年制學級 | | 四四一 | 一〇、七九一 |
| 短期講座 | | 四七八 | 八、六四五 |
| 研究會 | | 六八 | 一、〇一八 |
| 週末學校 | | 六〇 | |

勞動大學與平民同盟

工人教育協會受政府和地方團體的補助，也與大學協力。反之，勞動大學既不受官憲的援助，也不與大學協力，正如勞動運動陣營中有改良派與革命派相對立一樣，英國工人教育運動也分爲協調派的工人教育協會和鬪爭派的勞動大學。

一、平民同盟的成立與倫敦勞動大學的設立 曾就學於拉斯金大學的一部分，馬克斯主義學生在一九〇八年組

織了所謂「平民同盟」，他們以為教育必然是階級的，不會有所謂公平，因不滿於拉斯金大學的教育，於一九〇九年釀起同盟罷課，脫離斯拉金大學，得工會的援助，在牛津設立了中央勞動大學，其後被壓迫離牛津而移於倫敦，遂改稱為倫敦勞動大學，現時是二年制的寄宿舍制小學，是勞動大學運動的中心。

二、斯可特蘭得勞動大學和各地的勞動大學 斯可特蘭得勞動大學是起於斯可特蘭得各地的教育運動團結而成者（一九一八年設立於格拉斯果），主要限於夜間和星期日開課。但自一九二二年，也開白天的學級。一九二三年，學級數有八十四，學生上三千零五人，在一九二四年更增加了。與倫敦勞動大學同樣標榜獨立的工人教育。

基於同樣的思想，在地方設立勞動大學者續出；在一九二四年，約九小個。但牠們與倫敦勞動大學不同，非寄宿舍制，而是短期的學級程度，學生有一萬一千餘。

一九二一年，倫敦勞動大學，斯可特蘭得勞動大學和各地的勞動大學，及平民同盟會合，組織勞動大學和各地的勞動大學，及平民同盟會合，組織勞動大學全國評議會，這是勞動大學運動之全國的團結，而平民同盟是指導部

，常作宣傳部和出版部以從事活動。

三、勞動大學的組織和特質 勞動大學標榜獨立的勞動者教育，不受一切地方官憲和大學的援助，完全由工會管理。即倫敦勞動大學為南威爾斯力礦工協會及全國鐵路工會所有而受其管理。各地方勞動大學也在該地方工會的手中，一九二一年，建築工會向每一會員徵收一辨士（幣名），設教育制度，完全委之於勞動大學全國評議會，勞動大學承認其會員可在全國各地的勞動大學上課，在倫敦勞動大學修學，并設通信教授以酬報之。一九二二年全國販賣工會也定同樣的計劃，此二團體加入了勞動大學全國評議會。

勞動大學的科目，主要是社會科學。例如倫敦勞動大學，其科目如下：

社會科學方法論 歷史 經濟學 人類學 經濟地理
 資本蓄積與帝國主義論 近代勞動運動 消費
 合作運動 市政 心理學 文學 數學 文法外
 國語 辯論學

關於倫敦勞動大學，有南威爾斯礦工協會和鐵路工會對其財政負責，每年申送學生十一名。以上二工會會員以

外的學生一年納學費百二十五磅，宿食費在內。通學者每年是四十磅。(一九二四年都是這樣)比拉斯金大學的學費(每年四百磅)便宜得多，與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簡直不能比。但據說該大學二年間的學習可當普通大學四年。

四、工人教育協會與勞動大學之相異 勞動者教育協會，勞動大學和拉斯金大學三者在工會運動中是鼎立的工人教育機關，其中拉斯金大學不過是有少數學生的一個教育機關而已，而工人教育協會和勞動大學俱有數百工會參加，是有學級數千，學生數萬的全國的教育組織。故作者以為明示此二者對立之所以，較為適當。此二教育機關的方針之相異如下：

(一)有在動機方面，工人教育協會以產業和平為目的，而勞動大學則以革命為目的。固然工人教育協會也為工會所管理，以施勞動運動所必需的教育為目的。惟因其目的在社會之正常和平的發展，故儘其可能努力避免鬭爭。在這一點可說是以產業和平為目的。一九一七年委員會關於產業不安的報告中，曾推獎工人教育協會的教育方法為產業和平的方法之一。

(二)關於教育的態度，工人教育協會以公正為旨，而勞動大學則以為社會不會有所謂公平。而工人教育協會，則以為從公平的教育聽憑學生的自由信念。

(三)工人教育協會與大學協力，講師中主要是大學的教授講師等，但勞動大學的講師都是工廠礦山的勞動者或正從事於勞動運動的人。勞動大學以為大學是保守的，而工人教育協會則以為大學中也有不少的人能理解而且同情勞動運動者，加以聽保守者的講義也能養成進步的思想。

(四)工人教育協會受政府、地方團體、大學和貴族富豪等的津貼和義捐，而勞動大學則決不受官憲和資本家的補助，一切惟賴勞動團體的儲金來維持。勞動大學之所以稱為獨立的工人教育運動者以此。

雖有人屢次努力想統一工人教育運動，但因以上的相異，無可如何，故今尚並存。」 (未完)

婦女職業與待遇

天牧

「女人們回到家庭裏去吧！」

自從意相墨索里尼喊出這口號之後，德褐色黨魁隨着也提倡「家庭為婦女的樂園」，「結婚是婦女的職業」。很迅速的我們中國也說：「女人們回到家去吧！」這倒是一個應該注意的當前問題。在這時有些人讚同這樣作。可是實際上是否能做的到，都應當從實際上去研究，我們既不要固執己見，也不應盲從附會，要依照我們中國的經濟背景與環境需要，來開始探討。

一 意德兩國喊「婦女回家」之政治背景

上帝賦予女子以生育的天職。爲了延續我們民族的生存，是不能否認的。可是我國的婦女爲什麼要咬緊牙關，走出了溫暖的家庭，而勞動着筋骨換衣食去呢？意黑衣宰相與德黨魁爲什麼要喊「婦女回家吧」？是的，因爲他們國家是必須這樣做的。爲了應付他們國家環境的需要；爲了要滿足他們國家政治的慾求是必需這樣做的。以國家的立場而言，有兩大主爲目的。

一、資本主義極度的發展，生產的過剩的結果，以致造出大批失業的羣衆，爲了救濟失業恐慌的現象，而不得不採取這種辦法。以救濟失業的男子而強迫或利誘女子退

出職業領域，去和一個男子結婚。在德國一個女子肯拋棄了職業去和男子結婚是能得到一筆若干馬克的。

二、窮兵黷武的國家是需要大批人民準備在疆場上，做角逐工具的。所以墨索里尼說：「一百萬男子中，在一八六一年，本來可供給祖國二十四萬的健兒，現在祇有三十一萬了。每百萬中減少了三萬人，生殖率這樣的減少，是於祖國受極大損失的，千萬人中減了三十萬健兒，二十萬中就減少了六十萬兵士，黑衫革命能否補救這可怕的缺陷呢？」又說：「孩子是資產，孩子是消費者，不做父親的人，可以說不是人。」他們又積極獎勵生育。

綜合以上兩點觀之，德意提倡「婦女回到家庭去」是必須的。因爲德國人口不過六千四百萬。意國人口不過四千二百萬，較之中國四萬萬，美國一萬萬二千二百萬，蘇俄一萬萬五千八百萬太相懸殊。同時他們認爲欲生產不過剩，挽救世界經濟恐慌，只有增加人口，來加多消費。但我國是無需乎這樣的，劉恆先生曾說：

「在中國論人口要算世界首席，論國際地位只佔末席，近年來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平均全國每年缺少米麥三千萬擔左右，故非賴洋米巨量入口以資補充不可。在這種狀

態之下，人口的增加應絕對的加以限制。至少增加率須使之稍緩，才是民族的出路。所以我們現在的人口問題，是實的不是量的問題，是善教的問題，不是多育的問題。若論經濟恐慌與失業恐慌，是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而不是生產過剩，如若自己的民族資本能抬頭，地盡其利，人盡其才，正需要大量的從業者去努力生產，根本用不着誰讓職業給誰做了。所以「婦女回家」運動，在中國大可不必依樣葫蘆的從外國抄襲過來。」

二 婦女運動之回顧

婦女們既要立足於社會上，不得不求一均衡的地位，以資安全存在。所以在「五四」運動的浪潮瀰漫了整個國家時，全國婦女，都大聲抗議道：「我相信我是個人，無論如何我要作個人。」多數婦女參加這項大運動時，而提出了「婚姻自由」，「身體自由」的口號。在民國十年二月繼起了要求五種女權運動：一、財產的男女平均權。二、公民選舉及被選權。三、教育同等權。四、職業平等權。五、婚姻自決權。同年十二月湖南省的憲法上，獲得了婦女身體的自由權，與參政權。並且當新省議會選舉時，竟有一女子當選為省議員。浙江，廣東等省俱都確認了

婦女參政權。但當時中央的北京，因軍閥勢力的根深蒂固；就是參政運動也不見成功。在民國十一年為籠絡全國人心，召集憲法會議時，北京各大學生，因見有機可乘，遂猛然而起作婦女參政運動。於民國十二年，內務部發表廢娼計劃，及司法部提出限制蓄妾令。民國十二年北京政府發表的新憲法內所要求的婦女運動參政及男女平權一項是失敗了。

以後有「女子參政同盟會」，「女子參政協進會」，「女權同盟運動會」，其主要的宗旨約為左列幾項：

- 一、推翻專為男子而設立的憲法，以求女權之保障。
- 二、打破專以男嗣為限的襲產權。以求經濟的獨立。
- 三、打破專制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識平等。
- 四、私法上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承繼權，財產權，行為權，一律依男女平等的原則大加修改。
- 五、禁止公娼，禁止買賣婦女，禁止婦女纏足。
- 六、依「同工同酬」及「保護母性」的原則，制定保護女工之女工法。

在鼎革之後，女權運動已達圓滿地步，關於女工方面也在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抵達上海之後，蔣中正先生以總

司令名義，公佈上海勞資調節條例，頗切實扼要，對於女工更加有確切肯定的明文規定。從十三條「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產前產後休息六星期，工資照給，童工不得作過重之生活。」之規定看之，則婦女勞動已不被歧視了。

同時馮玉祥生先在陝甘區內，公佈臨時勞動法。是一個比較周密的保護條例。其有關各條如左：

二十二條：凡女工生育之前後，俱免除義務勞動，停止僱傭勞動。其產前八星期，產後八星期，仍保留其位置，並按時發原薪。

二十三條：凡懷孕女工，不得做夜工及過度工作。

二十四條：凡懷孕女工，其懷孕已過五個月者，不經本人之許可，不得更動其工作之場所。

二十五條：女工生育時應一次付給其一月之工資，以後九個月應增給其工資之十分之二。

二十六條：女工在哺乳嬰兒時間內，每三時半出廠一次，以哺乳嬰兒，其時間之最久期限，定為半小時。如哺乳時間內不得減扣工資。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國民政府公布廠法。對於女工之工

作，工作時間，工資及待遇等都有較妥善的規定，這對於女權算奠定了基礎。

統觀以上各項，就知道在我們這根深蒂固的「女奴」制度的古國裏，已開拓出一條光線了。這功績當統歸於婦女的自覺，與努力的掙扎。可是在初抬頭的時候，為什麼又喊：「婦女們回家吧！」這樣的口號呢！還想再推到他們苦痛的深淵去嗎！

三 婦女離開家庭之原因

據意大利最近內閣議決：國中未婚男子，一律徵收鰥夫稅。其理由係謂人當中年，最宜結婚，以供給祖國國民為義務，如果放棄天職者，自應付納稅義務。由此可見到意國需要國民急緊。爲了這樣才喊婦女結婚，婦女回家。是的，在我們中國也知道，婦女爲第二代國民之母，國家延續的命脈是繫於母親的身上。

是的，婦女們為什麼不盡作母親的責任呢！離開了體貼的丈夫，離開了親愛的寶寶，而去耗盡了心血，換去低廉的工資？其主要的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侵襲，建設了近世的都市工業；機器生產，代替了農村手工業，封建的農村經濟日趨崩潰，若單靠男子來維持一家經濟生活，迫爲事

勢難能。不得不走向都市去作傭僕，或入廠做工，以求一家人的溫飽。在都市也受了資本帝國主義的侵襲失業的潮流，日愈尖銳化。資本家利用賤工，來僱傭婦女。男子即失了生產的機能，女子不但不能依賴男子而生存，甚至還要給男子以幫助。伊們縱願意治家育兒，也無家可理，也無兒可育，爲了生活的鞭策，不得不丟棄家庭，闖入社會。找尋麵包去。具體的分析起來，有主動與被動的兩種原因。

一、主動的出奔：因爲自由主義的感化，婦女覺悟着要立人格，非先謀經濟獨立不可。因爲教育機會的平等，近來頗造成了一部分知識婦女，自覺的向社會各方面，謀取獨立生活的職業。

二、被動的出奔：因爲農村經濟破產，婦女不得已離鄉別井。去找尋職業，以維持自己和一家的生活。因爲工業發達，資本家可以利用非熟練者，也可以從事機器工作，而需要大批的工資低廉的婦女勞動者。所以都源源的走到都市上來，分食麵包了。

四 從事職業的必要

梁啟超在他所著變法通論與女學章中，曾這樣說過：

「中國即以男子而論，分利之人，將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視之，已不可爲國矣。況女子一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女極苦，惟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故終歲勤勞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於是男子亦苦極……故曰國何以強？民富斯國強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斯民富矣！」

由斯觀之，婦女之從事職業，非但可以謀個人經濟之獨立，與婦女人格之獨立。並且還能發達國家工業，抵制資本國家的侵襲。此外，還能使人快樂，上進。因爲一個人有了職業，插足到社會上，看見許多自己從未看見過的事物，碰到許多自己從來未夢想過的困難！爲了要應付眼前的難關，必須絞盡腦力去思考。這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識，堅強了自己的意志。同時可以站到男子的戰線上爲國家，爲人羣，爲家庭謀取福利。

那麼女子爲了人格的健全，經濟的獨立，生活的調濟，當然需要一種合乎自己志趣的職業，而我們的國家因爲

經濟的不能抬頭，工業不發達，似乎無法容納一批一批的求生婦女來從事職業。然而她們爲了家庭生計的負累，不得不轉向其他途徑上去，這正是給婦女們一種嚴重挫折。使他們轉入歧途，忍聲吞淚的去流到賣笑生涯的領域裏去。

雖然近年來，機關，學校，工廠，公司，商店之職業門戶大放，廣納女子來從事職業，法律上也沒有拒絕女子擔當任何職務的明文。但事實上，除却機關添設上女職員，以充副角外，其工商界不是利用女子以招徠生意，就是爲了女工工資低廉而利用，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實在是女子職業上一大浩劫，我們要挽救這些逆流激蕩中的女子，必須擴大女子職業範圍，集中資本設立大規模的工場，以容納此多數女子，此外並授以軍事訓練，以備國際風雲緊張時，從事後方工作。現在蘇俄與德國均有婦女參加軍事訓練的消息。目下德國婦女加入航空學會及防空協會者約六百萬。據某軍事專家說：將來戰爭時，女子飛行家必較男子佔優勢，因爲女子具有男子所缺乏之特性也。由此可知戰時婦女的地位之重要了。

再國家如有週密的計劃與實力，必要時還能將婦女派

往田間代替男子耕種，目的在戰爭時，一部份男子調往前線衝鋒擄殺，婦女在鄉間工作，以供給食料。工廠尤能取了女工，平時而喊：「婦女們回到家庭去吧！」待到用時再召來，試問她的技能與生產效率，減到如何地步？而且回到家裏去何以爲食呢？

民間
故事

白得擒賊

劉照福

古時候，在這日縣裏，有一家員外，姓王叫百萬的，他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女兒，餘外甚麼人都沒有了，他們雖然是過着那豐衣足食的日子，然而使他們有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那就是因爲他們沒有一個接續這萬貫家財的兒子。

一日，他們老夫妻兩個，又爲了他們沒有兒子的怨恨，愁的連早飯都沒吃，王員外感到非常難過的時候，很憂愁的對他的妻子說：「太太！你我夫妻現在已經都很老了！連一個送終養老接續後代香烟的兒子都沒有，將來這一片萬貫家財依靠何人承業呢？唉！」王老太太聽了這種酸心的話，也不免掉了兩點眼淚，隨後說道：「唉！那有

什麼辦法呢？你我記得也沒有辦過任何的損德事，怎麼……你看！西莊老李家，一家大小都做那萬惡不仁的事情，可是人家竟生大小子！現在的年頭變了，老天爺也馬馬虎虎的不睜眼，辨不清爲善作惡，唉！再說這也是你我夫妻沒有那份福命！天數造定老王家沒有子孫，那也不能強求，好在老天待咱還不十分的刻薄，還賜給咱一個女兒，將來給她尋一個好主，不也是一樣嗎？古語說：『女婿有半子之勞』到那時你我不也像有兒子一樣嗎？請你不必憂心！」王員外聽見自己的妻子勸他，又說給女兒嫁一個好主，當時心中寬放了許多，接着問道：「你說給女兒尋一個好主，你想要甚麼樣的人家？」王老太太見員外透着歡喜，也很高興的說：「咱的女兒，不敢說是千金小姐，也敢說是大家閨秀，找主一定要那門當戶對的才給呢！」王員外聽了，不但沒有同意，反倒咳了一聲，隨後給王老太太解釋道：「你們婦道人家，一點眼光閱歷都沒有，就知道張家做官，李家發財，你也不思索思索，像咱們這樣家庭，還用的着找那一類的主嗎？過門後也不愁吃，也不愁喝，依我的意思，最好給女兒找一個好丈夫，至於窮富，那簡直就不成問題！」王太太知道員外的皮氣古怪，所以當

時還得裝着笑臉說道：「依員外你的主意，究竟找一個甚麼樣的人才爲合格？你說一說，我們婦道人家也見識見識！」王員外聽了隨着很快的說道：「太太！依我的主意，也不給女兒說個富家，也不給女兒找個窮家，最好是嫁給一個英雄，英雄就是武士，什麼會練拳的啦！會練棒的啦……比較起來，最好是給女兒尋一個善於射箭的丈夫！」王老太太真是莫明其妙，很懷疑的問道：「射箭，那又有什麼用呢？……」王員外不等她說完，便插口說道：「你是何等的愚笨呵！給女兒找個闊家，一則咱們不需要，二則年頭荒亂，一旦被土匪偵知，又是何等的危險！給女兒找個窮家吧，一則門戶不妥當，二則也怕給你丟了臉，所以說找個武人，這其中的好處就太多了，就着表面說吧，一則名譽好聽，二則也可以保護自己的財產，不致被土匪搶掠，三則縣裏的人，也不敢輕視咱們，受他們的欺侮，四則……五則……」王員外把好處說了一大堆，又舉了好些古今武士的能力所創的家庭事蹟說了許多，王老太太這時聽得津津有味，臉上也露出了笑容，隨聲附和的說：「你要不說，我萬也想不到有這許多好處，嘿嘿！那麼咱就事不宜遲，趕緊託媒人給女兒打聽吧！王員外也無意識的

諾了兩聲，然後他們才忙着吃飯！

世界上的事，無奇不有，無巧不有，也是無巧不成書，偏偏這一席話，被一個拾柴草的白得聽見了，他因為今天起的特別的早，在街上拾些散碎柴草，拾來拾去，走到王員外窗戶底下，正在伏着腰在那拾柴，忽然聽見兩個人口角，他細一聽，聲音原來是從本莊的大富戶王員外的窗裏發出，他聽見女兒長兒短的，爲了好奇心所驅使，當時假裝拾柴，遂側着耳朵靜聽，越聽越有趣，最後聽見說給女兒找婆家，真是把他樂的心花怒放，最後員外和員外奶奶不說了，他才慢慢走回家裏來。

這一天，他連柴也沒有拾，竟縹着眉想他的計策，怎樣才能把這事辦好，無奈自己不會射箭，也是枉然，最後他忽然開囑道：「有了！就這樣試一試，碰運吧！」隨後他便把他賣柴所積蓄的錢，完全拿出，一直走到街裏，讀者要打算知到他的究竟，怎樣的試驗，怎樣成功，怎樣的滑稽，請你慢慢的看看下文：

白得拿着錢，很高興的走到街上，來到一家鐵器店，他化了八兩銀子，買了一張弓一把箭，付了錢，又走到一家海貨店，他又用四吊錢，買了五隻鴿子，最後又走到一

家衣服莊，買了一身青緞子合身的夾褲夾襖，一頂青緞子的英雄帽，又買了一雙練武穿的快靴，於是很高興的走回家裏，準備明天早晨前去試驗。

白得這一夜也沒有睡着，竟思索他的計劃，第一步怎樣做，第二步怎樣回答，第三步……最後想到和王小姐結了婚，入了洞房，直把白得樂的從坑上幾乎摔到地下，這時天還沒有亮，白得就把他的弓箭和鴿子都帶好了，看去，真好像一個雄赳赳氣昂昂的英雄武士，他大踏步走到王員外的門口，這時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他看見非常的喜歡，於是把幾隻鴿子都活活的摔死，一個個的鴿子，腦門上都隱隱的冒了血，他把別的放在身後，拿了一個，把牠的糞門處插了一支箭，然後用力往王員外的院中擲去，他知道機會到了，於是挽起袖子，用拳頭猛力的捶着大門，一邊捶着，一邊嚷：「王員外！起來了嗎？勞駕費心，我的箭落在你的院裏，王員外！王員外！開門哪……」他力用的連捶門帶喊嚷的在王員外門前就鬧了起來。

這時王員外的廚師，已經起來了，正在廚房生火，預備給員外和員外奶奶小姐們煮飯，忽然聽見有人叫門，於是把柴火放下，忙着走出開門一看，原來是一位衣服整齊

的武士，身後背着弓，手裏提着一串死鴿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善於射箭的武士，忙帶着笑臉問道：「這位壯士，你這時候叫門，有什麼要緊的事嗎？」白得這時裝着很壯嚴的態度來說：「好！勞你的駕！我因為方才在外邊射鴿子，一箭射中了，那知這鴿子氣命長，把箭給帶着飛，後來支持不住了，落在了員外的院子裏，現在請你給尋找尋找，費神費神！」廚師一聽心中暗暗喜道：「前天員外告訴我，說看見有會練武射箭的，請到府上，員外有賞，我現在不用訪去，居然他自己來到門前，這活該我得一筆紅賞！」於是忙着說道：「好！我給你找一找，你老先請到客廳休息休息，待我給你尋去！」白得猜中了他的意思，不過不得不裝腔做勢的說：「請請，隨便！不要客氣；我候一會好了！」廚師很堅決的請他進去，他心中早就樂得心花怒放了，於是大搖大擺的走進了客廳。

這時廚師那裏肯去找鴿子，忙着跑到上房門外，叫道：「員外！員外！現在有一位武士，在客廳裏了，你起身見見吧！」王員外因為每日夜裏犯思索，所以這時早就醒了，聽見廚師王福這樣喊，心中暗道：「王福這人辦事真認真！我以後要重重賞他！」不多時王員外起來同着王福

走到客廳，一掀簾子，正看見白得在屋裏拉弓了，一張弓圓圓的橫在肩上，這時員外的心中特別的高興，暗道：「真是一位威武的英雄，雖然是自己閒坐着，還練習拉弓哪！」王員外那裏知道他是故意作式罷了。

王員外和白得見了面，很恭敬的問他，有什麼事，他很有氣派的照和王福說的那套話一說，王員外這時心中暗暗歡喜，忙着叫王福看茶，於是作進一步的談話問白得道：「這位壯士，貴姓大名，現在作什麼？……」白得見問，知道這是好機會，於是大吹而特吹，滿口亂道：「我姓白名叫玉堂，有一個小小的倬號，叫做神箭奇俠，我這藝業是家傳，百發百中，我現在不願作官，很願意隱逸，不過爲了種種關係，我只好以射箭消遣歲月。」王員外聽了，樂的連嘴都合不上了，又忙着叫王福預備早餐，一同用飯，白得當然免不掉一番假客氣，就坐在員外一塊吃酒了，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王員外問道：「白壯士！但不知府上有些什麼人？可曾娶過妻室？」白得一聽，心中暗自喜歡，知道王員外要往親事上談啦！於是裝出很憐惜的口吻說：「唉！我的原籍，住在河南，家裏有父親母親，因為都上了年歲了，不幸，在前幾年下世去了，至於親事一

層，我因為那河南地方，找不出一個閨閣之秀，所以也就沒有提，我現在抱着獨身主義，完全的精神，都注重在武功上，所以……」王員外聽了，更是佩服他的人格高尚，不比一般平常的人一樣，所以加倍的恭敬，目的是在達到他的目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同時自己也得到一個親手選擇的東床佳婿！

酒席撤下，王福又獻上茶來，這時白得很客氣的吩咐王福道：「這位師夫！勞你駕！請你給我找一找那隻鴿子和箭！」王員外也是爲了觀看究竟起見，當時也和王福說道：「快去！快去！」王福連連應允出去尋找，找了半天沒有，最後在大門樓子旁邊，看見一隻大灰翅膀的鴿子，尾端插着一只箭，王福看了，非常的奇怪，於是趕緊拿着給員外都來看，當時王員外一看，也很奇怪，就問白得道：「白壯士！爲甚麼這鳥的糞門處帶着一支箭？」白得一聽，隨着就像真事的一樣大誇自己的本領道：「員外！這不是敝人誇口，要說自古至今，射箭的主，他們沒有像我這樣射法的，箭射雙雁，那都是平常的本領，我這箭法出去，那也不射，專專射在糞門，出色就在這一點，你看那鳥類飛的時候，都是頭朝下，尾朝上，可是我的箭，專能射

在牠的糞門，這完全是一種絕藝，我的箭法，不敢說高明，反正有個四五十士匪來了，我自己足能抵抗過去……」王員外聽到這裏，不住的拍掌叫絕，連連讚美道：「好箭法，好箭法！」白得心中暗暗喜悅，這時他只得站起身來，說不能久留，改日再談，王員外那裏肯叫他走，堅絕留他再坐一會，有話和他商議，白得見到這般光景知道已達到第二步的希望，於是裝腔作勢的問道：「員外爺有話儘管說，說出來小人要不去做，不爲人也，」王員外見他說話很剛毅，又是加倍的歡喜，心裏很不好意思的吞吐着說道：「我說此話，不成也得成，千萬你可不要推辭，就是……就是有意把小女許配足下，不知白壯士意下如何？」白得這時更假意的低下頭去，裝假尋思的樣子，沉了一會說道：「員外！小人在府上打擾，這就十分抱歉了，現在老人家又提出這重大的條件，小人是何等的慚愧，所以這一層，不敢應允，再說小姐乃是千金之體，閨閣之秀，何敢高攀？」王員外聽到這裏，哈哈的大笑了兩聲說：「不要謙辭，不要客氣！白壯士說話有點矛盾了，方才你說在河南地方找不出閨閣之秀，現在小女給白壯士擺在面前，白壯士要再說不應允的話，那就未免過於虛言了，望白

壯士不要客氣好了……」白得這時早運好了一口氣，故意把臉閉得紅紅的，裝作害羞的樣子，低着頭不發一語，手裏不住的擺弄那支箭，爲的是叫王員外看見了箭而更起一層進一步的要求，這時王員外見他臉紅紅的，不言語，知道他是在默允了，這時王福恰好進來侍茶，王員外便很高興的對王福說：「王福！你還不給姑老爺拜頭，回頭有賞！」王福鬧的不知東南西北，因爲有員外的命令，不敢違背，於是伏在地上蹬蹬的磕了三個響頭，起身作了一個揖走去了，這時白得知道大事成了，忙着站起身來，對着王員外說道：「岳父在上，受小婿大禮參拜！」一面說着，一面照樣的磕了三個頭，把個王員外樂的幾乎要死，急忙用手摻扶起來說道：「賢婿少禮，賢婿請起！」白得起來以後，王員外止住了笑，這才十二分高興的領着姑老爺走向上房來。

這時王福早把消息報告太太，所以員外奶奶見了新姑爺，也是格外的歡喜，尤其是見他穿着一身青緞子衣服，更是特別的愛惜，忙着對員外道：「員外！你請個人看看那一天是黃道吉日，就給他們小倆口成全了吧！」王員外滿口應允，大家又談了些別的話，王員外這才請人看日子

，又忙着叫王福到處下請帖，邀請全莊的親戚，前來賀喜，王福一一照辦，又過了兩天，大喜的日子到了。

這一天，王員外的府上，熱鬧極了，遠近的親戚，都來賀喜，王員外在酒席筵前誇他姑老爺有何等武功，有何等絕藝，善於射箭的話，鼓吹的十足，賓客們都存着了王姑老爺會射箭的印象，也都替王員外歡喜，一天過去，大家歡飲而散，王員外一一送出，以後老少四口快樂極了，一直過了下去。

一天，有一個紳士來拜訪王員外，王員外把他接到客廳，問他的來意，那紳士說：「員外！現在我奉了縣太爺的命令，前來邀請白姑老爺，因爲本莊西頭出了一條猛虎，夜晚出來，攔路傷人，現在已經吃了三個小孩，兩個男人了，許多的獵戶，因爲沒有多大的本領，始終沒有擒獲，在從前聽員外談過白姑老爺的本領，所以這次縣太爺叫小人做代表，前來請白姑老爺出馬，幫幫忙，假若把虎置於死地，一則給員外露臉增光，二則也好給本莊除一禍害，實本莊人民的幸福了！」王員外聽了，很驕傲的替自己的姑爺說道：「這算不了一件事！這有何難？準保他去了手到擒來！你在這等候，待我給你向上房請去。」不多時

，白得揚揚得意的來到客廳，見了紳士，輕輕的點了點頭，問明了虎在什麼地方，又叫紳士晚上預備半匹豬肉，一條鐵鏈，一把鐵揪，那紳士一一的答應，很喜歡的回去稟報縣令去了。

白得自己爲了好半晌的難，才想出這一個方法來，那就是他預先在有虎的那個地方，找了一個土崗，用鐵揪在土崗的一邊挖了一個很大的穴，然後把半匹豬肉放在裏面，他於是拿着鐵鏈躲藏起來，不多時，天色漸漸黑下來，就聽見一聲怪吼，彷彿一個霹靂在響着一樣，待了一會，那虎大概嗅見了有生肉味，就到處尋找，後來尋到土崗旁邊，發現一個深穴，味氣很大，那虎忙把頭部探進去，一看裏面有一大片生肉，牠於是又把腰部探進去，在裏邊就大嚼而特嚼，飽食起來了，這時白得看見虎將頭部腰部探在穴裏，一定不能再看見自己，所以大着膽躡足潛踪的來在虎的身後，兩手運足了力氣，掄起大鎚，打在虎的後身，那虎進去容易，退出時是很難的，還沒有等那虎往後退，鎚得接着又是一鎚，接連着打了數下，那虎的後腿折了，白得知道虎已經死了，所以歇了歇，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把虎拉出來，然後又把穴用土填好，從背後拔下兩

支箭來，插在了虎的囊門裏，他看大功告成，心中說不出的喜歡，於是大搖大擺的走向莊裏來。報告他打虎的經過，村莊上的人，得了這個消息，都爭先恐後的前去參觀，果然一個兇猛的大老虎橫躺在土崗的旁邊，虎的囊門插着兩支箭，於是白姑爺會射箭的新聞，傳遍了整個的縣裏。

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兩個月，一日，那個紳士又要求見白姑爺，請他剿匪，因爲聽說有十八個土匪於某日要進這個莊裏搶奪，白得一聽，好像冷水澆頭，暗暗呼道：「我做的事，完全是一派鬼混，我那裏真會射箭，唉！現在有十八個土匪來了，這怎麼辦？」他當時又怕露出形來，所以暫時只得點頭應允，又叫紳士預備十八條麻袋，十八條小繩，十八支箭，餘外要一頂高大的帽子，一身白紮彩衣服，一個唧筒。那紳士照樣的都給預備好了，他於是攜着這些東西，作他第二次的冒險，他的計策是這樣行使的：

他先找好了一座大墳墓，把麻袋繩子放在一邊，然後他穿上那百紙衣，戴上那白紙帽，伸着舌頭瞪着眼，樣子十分可怕，拿着唧筒，站在高墳頂上，等候土匪的來臨！不多時，果然從西邊跑來一大隊人，從遠處就聽了他

們商議着說：「千萬別槍王員外家因為他有個姑爺，善於射箭，咱們不要輕生才好……」傾刻，來到切進，白得舉起大唧筒，大聲說道：「咪！你們是一羣土匪，你們現在要進莊搶掠嗎？我乃天神是也！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收你們上天歸位，我知道你們都是被經濟壓迫而當土匪的，本來你們的天性都是最好的，現在你們的壽數到了，假若不隨着我上天，那麼你們一定都被王員外的白姑老爺射死，你們想一想，究竟是爲匪好呢？還是成神好呢？你們要願意成神話，那麼你們都向我這來呀！我好給你想法！」這十八個土匪一聽，都抬起頭來，一看前面高崗以上站立着一個高大的白衣大神，又聽見他說自己們都是被壓迫的人，還說是被姓白的射死，他假若不是神，他怎能知道？他們都感到做土匪將來是不得好結果好善終的，莫如成了神，倒是非常的清閒快樂！於是他們當時都迷了的心，決意不再去爲匪了，這十八個人裏邊的頭目說，「兄弟們！你聽天神說的話完全對，你看咱們首領待咱也不十分好，莫如咱們去成神好不？」這十七個人都齊聲說道：「贊成！附義！通過！」他們喊完了，像一窩蜂似的跑向高崗去了。

他們一氣跑到了高崗，白得大踏步從高崗上走下來，對他們說：「師弟們！你們都是好人，你們現在成半仙之體，不過你們還沒有完全脫去俗氣，你們現在最好都把眼睛閉上，不過閉上我還恐怕你們在半路上再睜開，那是很危險的呀！不但不能成神，反到化爲濃血！現在最好你們每人我給一條麻袋，你們都自己鑽在裏面，待我再從上面把口繫好，那麼你們雖然睜眼，也沒有妨礙了，現在請師弟們趕緊預備吧！誰做的快，那麼誰的道行大一點！」這十八個土匪一聽，當時都爲了先成神多一點道行起見，所以下一個個不示弱，爭先恐後的都逃到麻袋裏去，並且都大聲疾呼的叫道：「師兄！師兄！先給我吧口繫上，我先成神！」白得說「不忙！不要忙！你們都是有很高的道行！」他一邊說着，一邊把各個麻袋口把拴好，都拴完了，他心中非常喜歡說：「這一次的冒險，又算完全成功了，他們再想跑，勢比登天還難！於是把其中的一個用力提到高崗頂端，口裏喊道：「師弟！合眼！成神嘍！」說完把手一鬆，那麻袋從高崗以上一直掉落在地下，只聽嘆的一聲，那人的性命，便一命嗚呼了，接着把第二個也是照樣施行，結果十八個土匪，都叫白得這樣給摔死了，可憐他

們的愚笨，這也是他們爲惡的報應，惡貫滿盈，結果竟這樣死了，給白得建樹了這麼一件奇功，於是白得下來把他們的麻袋都給退下來，每人的肛門處給插了一支箭，然後又把紙衣服紙帽子，完全燒了，大搖大擺的回到了莊裏，這一次他較比上次喜歡的多了，全莊上的人，沒有不給他磕頭的，都說他是全莊上的救星，縣令大人親給他提了一塊匾，題名曰：「俠義可欽」從此他的名聲傳遍了全縣，敢說是婦孺皆知了。

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百傳千，千傳萬……於是連各府各州都知道了，事情被這十八個土匪的首領得知了，當天首領召集大家，開了一個臨時大會，討論怎樣給死去的弟兄報仇，首先由首領發表意見，這首領對大說：「諸位弟兄！現在咱們十八個弟兄死去太苦了，都叫那姓白的小子給射死的，聽說姓白的那小子專射人的肛門，這可以說一種絕藝，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咱們既然知道他善於射肛門，咱們就應當設法預防，預防的方法，最完善的辦法，就是做鐵屁股墊，把牠扣在屁股後面，這樣他專射囊門的效力，就完全不管用了，諸位弟兄，你們看這個辦法好不好！如果有不妥當的地方，請諸位再發表意見。」其餘的土匪聽了，都很贊成這個辦法十分的巧妙，大家鼓掌歡迎，開完了會，於是由首領祕密給各鐵鋪送信，叫他加緊工作，給預備若干鐵屁股墊，越快越好。某某日期交工。否則賞以手段。他們自然又都預備齊整，準備臨時的出發。

過了兩天，共計鑄造了九十九個，他們點了點名，一共一百名，偏偏正少了一個，他們於是把鐵匠揍了一頓，鐵匠很哀求着說：「爺們！你們看我的屋裏還有鐵嗎？一點也沒有了所有的鐵，完全打造了，你們爺們最好放過我吧！……」這些土匪也知道他不是故意不做，當時也沒有往下干涉，接着叫那一個沒有鐵屁股的弟兄自己趕緊尋找去，那一個弟兄，沒有法子，急的直冒汗，因爲如果不掘鐵屁股墊，一定會被白得射死，所以他到處尋找，最後他在一家雜貨鋪找着了一件東西代替了，那就是一桿秤的秤盤子，他因爲大隊眼看開拔，所以當時沒有顧得把秤桿和秤鈎摘下去，於是就胡亂的掛在了屁股後邊，他們又點了點名，人數整是一百名，當時都很高興，以爲白得的箭，這次不發生效力，於是都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開向王員外這莊裏來了。

這個消息傳到了王員外莊上，全村莊的人民，都恐慌的不了，以為這一次全村上的人一定遭殃，於是又向縣衙門裏上書告急，請縣大爺給想辦法，縣大爺聽見這種驚人的急報，當時也嚇得渾身發抖，忽然想到了白玉堂神箭奇俠的身上，於是趕緊差人去請白壯士，那知白得也早聽見了這種惡耗，心中暗暗想道：「唉呀！不得了，這一次恐怕要現原形露出本來的面目了，出去也得死，不出去也活不了，唉！真如暫時躲藏起來，就說有病在身，也許應付下去，他把主意拿定，於是不叫王員外知道他就跑到草房裏去藏起來了。」

這時村莊以上的沒有別的辦法了，一個一個的，都恐慌的了不得，只有聽天由命吧！不多時，看見一大隊土匪，都很兇惡的來了，但是不擾亂各家，竟一直都奔王員外宅子去了，莊民們都知道這是報復來的，於是都替神箭奇俠憂心，他們看見了這一大羣土匪都上了王員外的房了，他們嚇的再也不敢偷看了，都退到屋裏，插上門在暗地裏禱告着神靈助白壯士一勝之力。

當土匪們還沒有上王員外房的時候，土匪的首領預先就告訴他的餘黨說了，要他們服從自己的命令，叫下手就

下手，叫跑就跑，他們都答應了然後他們這才上房，正在這時，也是活該投機者白得走運，事也湊巧，偏偏有一隻大雁從上飛過在空中遺了一灘屎，不偏不歪，正落在了那首領的頭上，那首領惶惶張張起來，以為是一支箭從頭頂上掠過，於是大聲急呼的說：「衆位弟兄！快跑！不好！姓白的不但專射糞門，還會射頭頂，你看！險些我喪了命，這不是久留之地，你我風之乎也！」喊完了，首先跳下房來，一溜煙似跑了，隨後這一羣人看見頭目跑了，也慌了心，於是也都撒開了腿，拚命的溜下去了，別的人跑的很快的響，他嚇壞了，嘴說不住的嚷道：「弟兄們！慢點跑！不好！唉呀！幸虧掛了鐵屁股墊，若不然恐怕我的糞門裏邊，插了千百棵箭了！」他竟這樣至死不悟，他就不知道那是秤上的秤錘正在敲打着盤子，他把牠當作白得射的箭了，真是傻之極了！同時白得嚇得臉已黃了，身也抖了，吃力的走向上房，他的妻子問他為什麼，他還說：「我在草房埋伏，待他們上房以後，叫我給射跑了，因為草房很涼，所以我受了點寒！」他的妻子信以為真，當時也沒多說，那知白得當過這一次的恐嚇，受驚過重，竟臥起病來

，真養了半年，好了已後，假言自己氣功已失，再也不敢做那投機冒險，僥倖的事情了。

十二月二十日，脫稿於塘沽。

惜別

王開慶

那信上與我交談過千言萬語，而且又是時常想見面的庚辛，本可藉此暑假有多次的晤談。又那知從香河歸來，不到幾日，又束裝赴津，就教師之聘了。從前那想見面的熱誠，和預備好蘊藏在胸中的談話，至終沒有機會可以傾洩，只好把談資湧上牙關，又復咽下肚去。但僅僅是伴着綿知送她登汽車去，藉得以覩庚辛的儀容，和談了幾句膚淺的客氣話。你想這匆匆的一別，不敢說是絕後，却是空前，在我的生命史上，也是一頁可值得煊染的影片哪！

在通信上我們談過一切的大問題，在暑假期內，我出小說集時，更是要求她不少的幫忙；但現今我的稿件尚待整理，而一個很能幫忙的庚辛，以事他移，間接的影響了我出書小說集的前途。你想她這匆匆別去，怎能不讓我對她發一種戀戀難捨的情愫呢？又况可憐的綿知，不忍得和她別離，我更不忍得看她們那幅分鴻別鶴圖呀。咳！誰知

在離別之幕上，我也是一個演員呢。

在早晨朝陽頰上映着紅雲，羞怯的升上地平線上，滿天上都佈滿了飛紅之色。那心中有事的綿知，招呼我起身，我們草草的梳洗一過，因為時候尚早，照着往日的舊例，到古剎外的曠野去散步。我以沿着環城的溪水，踏着遍地野卉，不時見隻隻野狗，在圪城頰垣上來往奔馳，我們踏過那條修長的堤岸，繞過一片叢林，在碧油油的草地上，走跳了一回，才奔那路旁等上汽車的茅屋去。

一輛載滿坐客剛要開行的汽車，機輪軋軋，乘客喧雜，却也不見她的踪跡，聽屋內的老人說：汽車過去的也有好幾輛了，那綿知腹內的疑雲迭起，生怕她已經走了。

「莫非她早已走了嗎？怎麼現在還不見來呢，一定是走了吧！」綿知自言自語的伴着我在徘徊着。

這時高懸的晶盤，已由淒涼而變為微溫了，那路旁樹木，被輝煌的陽光映射着，已將蒼翠欲滴的顏色，轉變為半綠半黃，微帶有幾分血量的色彩，那留心觀察着的綿知，手指稟室的牆角邊說：「那不是她嗎？」

我順着手指望去，一個豐潤而白皙長圓臉的女郎，穿着青裙，上襯藍綢運動衣；似乎知重我們來臨的一般，

用含了十分溫柔的笑意，藉那傳情的慧眼，似乎在和我們招呼。

「這是田先生，這是何先生。」綿知給我們介紹了，我就對她鞠下躬去，她微笑着向我還禮，我幾乎不知如何是好，這木木然呆板的樣子，全站在旁邊的庚辛，也不覺瓠犀微啓，嫣然微笑了。

帶着幾分滑稽意味的綿知，對着庚辛我含綿了幾分笑意的嗽了嗽嘴，我們也彼此不言，微笑着彎下身去了。

咳！我們的見面，還不及紙上交談來得暢達。又誰知拿起筆來寫信充足百分的我們，見面時就啞然無言了呢？我想起通信上那十分有趣的談話來，恐怕這見異性而要口羞的我們，是怎的也不能那樣暢達的吧。

我們漫無秩序的交談着，似乎司別之神，張開了一件神祕之網，隔開了我們一般，離別情緒之絲，佈滿在我們中間了。虧得是旁邊有個他在，若不然我們一定免不掉說些更為親密的話的。那含情脈脈，蓄意綿綿的庚辛和綿知，暫逢又別，那惜別傷離的心，除當四目對射時，在心絃的顫動上奏着合拍外，只能藉眉梢眼底，傳達彼此難捨難離的眷戀，自古傷別離，又何况是一對未婚夫妻呢。

驕陽曝曬的馬路上，奔來一輛漆黑的怪物，發着呼呼的恐吼，帶着漫天的塵土，乘着怒潮似的風聲，車過處煙塵蔽天，團團黃沙，瀟瀟作旋渦舞。

「何先生請回，謝謝你。」臉上掛着羞怯怯紅潮的庚辛，隔着鐵絲紗窗，對着我客氣的這樣說。

無情的司機生，竟不多與他們些暢談的機會，運動起這載人別離的怪物，乘着狂風怒吼，在浩浩的塵沙中，漸漸的消失了牠的踪影。兩個失了魂似的人，只呆呆的望着牠的後影，虧得在附近頽垣上，漫遊着的羊羣，發出一種哀叫的嗚鳴，一輛狂奏着喇叭的人力車，從我們的身旁擦過，把我們驚醒，才嗒然若喪的，在炎日下奔回我們的寓所。

可愛的庚辛，這片時的晤面，又匆匆的別去，那異地相思的心，只可在別絲離網的覆照下游泳。此後冷枕孤衾，倍切淒涼的綿知，又加上一層相思之網，少不掉一變從前俯仰浩嘆的吁噓着，索性的掉在淚河裏鼓棹了。

烏雲張開了黑色的衫，給運轉了半日的晶盤披上，映得黃金色的宇宙，也隨時消失了牠那燦爛的光。那忍不住傷別之淚的青天，滿含着兩包清淚，勢將奪眶而出了。

在暑天將雨的時候，從古刹的私塾裏，由微風送來趙錢孫李……人之初……的啾啾聲，和庭院裏歡迎夏雨而集市的昆蟲嗡嗡聲，無節律的合奏着，伴着兩個失神的青年，在屋內午睡，來消磨這夏日永晝的枯寂。

幻覺

肖癡

在這春光明媚，情思來潮的時候，如果同愛人作個把星期的旅行，逛一逛名勝，遊一遊山景，換一換新鮮空氣，靈魂一定能得到許多香甜的糧食，盡量的吃個飽，這是有多麼快活而舒暢的一回事呀！

可是，第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愛人沒有，其餘許多的快樂也就因之而沉於大海了！於是唯有徒喚奈何，對這大好光陰眼睜睜的把它放過去，然而事實既沒有實現的希望，也不能因此而悲觀而苦惱，那麼爲享樂計，求之於夢中，也未嘗不可。

事情真可謂如意之極，在希望中都不易實現的事，居然來到我的眼前，是在一個迷朦的清早，獨自在草灘上散步的當兒，對面來了一位青年的女郎，她的裝束，她的模樣兒，她身體的高矮，肥瘦，曲直，以及態度的瀟灑自如

，沒有一樣不合我的意念，在她走近我約摸有十來步，她停止了脚步，向我擺手——打個招呼的手式，我這時好像是受了催眠術，身不由己——不知不覺的，也不知道邁步了沒有，已經站在她的面前，我將要行禮問話，她已經把右手遞過來，那麼我也就用很大方的態度，和她行了一個美感的握手禮，她的手把我的手緊緊的握着，只見她櫻唇輕啓，說道：

「C哥！這真是想不到的巧遇啊！」

隨着這清脆的音調，現出了美麗的笑靨。

「哈哈……」我楞了神兒。

「腦筋太糟了——妳是誰？」

我對我這惡笨的發問，很覺得難爲情，但是她却滿不在意，把頭兒向右稍一傾斜答道：

「真的！相別太久啦——我是茵。」

「啊——」我的臉上滿堆着笑容，點一點頭，可是仍然不知她是何許人，然而既是她和我這樣親近，那麼我就就假裝着和她熟識了，並且我也呼她爲茵妹，彼此寒暄了幾句之後，我們一同坐在草地上甜蜜的談心，我這才知道她是旅行路經此地，談罷她要求我作她的旅伴，我遲疑了

，我以為使不得，但是她的情意極為懇切，怎好意思的不去呢！那麼就答應了她的要求，站起身來互相挽着臂，度過一叢竹林，她向東邊擺手，待我順着她的手看去，在道旁停着一輛雪佛蘭四乘汽車，汽車開到我們跟前，我做效西洋人對於女子的習慣，趕快的把車門拉開，讓她先上去，隨後我跨進車門，與她並坐着，車開了，風也似地跑着，在車裏又開始談話了，並且在談得親熱的一個關節，我們互相吻了一下。

到了一座高大的樓前車停住了，我仍然做照前例，先跳下車來，扶她下車，我們走進了門，上了電梯，在電梯裏依然緊緊的挽着臂，到了在標着 ZOO 那一層樓停住。

侍者過來把東南角的一間屋子開開，隨後進來一個女僕，這是她自己的隨身僕人，她令僕人收拾行囊，她自己把零星什物也在整理着，我坐在沙發上，對面正對着一面穿衣鏡，忽然看見自己沒有結領帶，深感太失禮貌，本打算叫茶役去買一條，怎奈摸一摸衣袋內一文莫名，於是急得我滿臉通紅；

「真糟糕！領帶怎麼忘結了！」

自言自語道出了這麼一句，茵扭轉過頭來向我一笑，

說道：

「我倒有一條，本來，來得太急了！」

她一面說着話，走在我的近前，她拿着一條鮮紅加黑道兒極其漂亮的領帶，我很感謝的站起來，伸手去接那條領帶，然而她却不遞給我，笑迷的說道：

「我給你結上吧！」

她很麻利的給我結上了，我再對着鏡子一看，真把我的容貌抬高不少。

她把什物收拾已畢，開了一張粉紅色的支票，付了旅館費用，買了車票，茶役把我們送出門外，登上汽車，到了車站，在候車室裏略微坐了一下，車就到站了，我們二人同女僕，上了車，走進預定的頭等房間裏，我和她並坐在一起，她打開了那雙金色的隨手小皮包，取出了一盒香烟，抽出兩枝，她自己吸一枝，給我一枝，這時車已開了，她喚女僕把一座旅行式無線電收音機從皮箱裏取出來，放在几上，她把那開關的扭兒轉動一下，又把電容氣向左右扭轉，幽雅的音樂聲從那個小盒裏放揚了，我笑迷迷的靠着她，說道：

「茵！科學真是萬能啊！」

她搖一搖頭說道：

「不好聽，又是這般中國音樂！」

她於是又喚僕人將留聲機取出，把無線電收音機收起，她檢了幾張片子，令僕人按着她前後指定的次序管理着，於是足以使人興奮舞蹈的西洋歌聲，充滿了房間，她挽着我站起來一同跳舞，怎奈房間太小，放不開脚步，那麼在三四分鐘之後，我們又一同坐下，喚來茶役，要了兩盃咖啡一盤點心，彼此吃了一些，用畢之後，茶役進來一面她拾盃盤，一面說道：

「前面就到了！」

她付了茶資等費，車子風馳的前進着，隔窗望去兩旁的景緻，好像平緩路的南口，但又不是，約有十多分鐘，火車進了一個龐大的車站，車子停住後，有旅館接客使者照應我們，下車走出月台，登上汽車，一瞬間，車子已停在一家人旅館的門前，在門前懸着一方匾額，上面是四個大金字——「歐東別墅」，下車走進之後，茶役把我們讓到一間特等房間裏，我們略事休息，即開午餐，她把自備的威司克酒取出一瓶，我們倆喝了一個半醉，飯後又休息片刻，即叫茶役備了一輛汽車，我們一同遊山去了。

我和她挽着臂徐徐的前進着，她的肉香使我得到一種異樣的感觸，真可謂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嘗試，尤其在這青山綠水大自然的境界裏，我的靈魂才算有了寄託，兩旁山巔上的竹叢，野花，與碧澄澄的溪流，再加她那絮絮的情話，我的神志被陶醉了！我們無目的底向前走着，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所在，我們走過一個小橋，突然看見一座極高的山峯，山峯上豎着一個白地紅心的旗幟，旗下架着一尊大砲，左右站着一羣兵，山下伏着一羣惡犬，見了我們獐獍的注視着，我這時慌悚了，將要轉身退回，只聽得嘩的一聲，一個砲彈向我們飛來，那羣惡犬，一齊奔向我們捕來，把她嚇的摔倒在地，我抱住她大聲的呼喊：

「茵！茵！」

睜眼一看，電燈還未熄滅，牌聲乒乓然，同院打麻將的還沒有散局，心中仍在跳動，咀嚼這個夢味，覺得又甜又苦。

甄子成名 (續)

司馬追

第一回

地靈人傑 亂家莊英雄出世
心堅志決 別高堂投筆從戎

原來「臨淄」的警兵，遇上了土匪，和平解決，和土匪妥協，土匪把大洋錢給他們，他們把子彈給土匪，他知道在此有些不妙，便走了回去，看了看那些羊，守着那又長又嫩的草，吃的不似前那末起勁了。

他不管羊飽不飽，背轉身硬趕着羊走回家去；他不走原來歸路的意思，也就是恐怕被警兵或土匪看見。

在一條小溪的轉角處，有一個小鄉村，鄉村中間，有一處高大的中國式的新屋，這就是那鄉村奉上諭辦的學堂了。

全藝趕着一羣羊，正從該校門口經過，他看見牆上掛着黑木板，上面刻有白字；他因為初見學校，便住下了。接着聽着裏面的鐘聲，噹噹噹的響了六下，喧鬧着由那口屋裏，湧出了一羣小學生來；在全藝的眼中，這些學生們，好像農間人家從窠裏剛出的鷄羣，都正在猛蹿跳躍，表示他們無限的快樂。鐘又響了，一齊上了屋裏去，不多時，讀書的聲音，鼓動了全藝的耳膜。

全藝看到這裏，覺着自己得不着讀書的機會，太苦悶了。趕着羊離開學校，在路上心問口，口問心的想：「主人家的小哥兒，教我識字，那時我爲什末拒絕他；今次雖

然轉了遠道，得了這個好的印象，也算值得！今晚上我就向小哥兒要求，請他教我他念過的書，或者他能教我，也未可知！」心思了一回，由苦悶變成快樂了。

到家把羊羣都趕到榨欄裏去，全藝眼巴巴的，望着小哥兒回家天色由淺灰而深灰以至于黑，全藝的目的達到了，在一盞紅光如豆的煤油燈上，全藝開始讀書了。

一天，二天，又一天，全藝照例的白天牧羊，晚上跟着小哥兒念書。全藝是聰明的孩子，不出一年的功夫，能識很多的字了。一切小說粗枝大葉的也能看下去，第二年上，識的字，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居然能拿起筆來，能寫文章，並且還寫得明白。

主人看着全藝放羊屈材，便又教藝跟他學算盤子，不出三個月的功夫，全藝的算盤「刮刮老叫」了，於是，棄下放羊鞭，一躍而登「大管事」的寶座了。

又經過了三年，全藝十八歲了，主人見他忠實可靠，叫他進城去辦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全藝吃了早飯，奉了主人的命令，路上不敢停留；祝家莊離臨淄縣城，足有三十里，太陽還不大正午，全藝就看見了那灰色的城牆，離他約有百十步來的遠近。

全藝的確是忠實，一路上什末都不看，一直走到縣了公署，把他主人的事辦妥了，看了看天色尚早，便止住脚步，看城門上貼的告示及日報。

看了一遍，無非是這裏鬧匪災，那裏鬧水災，還有些社會新聞，也無非是，甲拐着乙的女兒跑了，及某某和某某的妻通姦，這末一些的東西，都引不起全藝的興趣。

走出城門，門兩旁的石壁上，貼着一大張石印的白紙，上面印着很整齊的字，是「山東省行政公署佈告」。

他看了一遍，不覺雀躍三百，歡迎極了。上面的意思原是：「招考學兵，凡身家清白而無嗜好者，皆有入伍資格，訓練三個月後，成績優良者，最低限度以少尉任用。」

全藝貪看告示，抬頭一看天不早了，便離開城門，放開脚步，往「祝家莊」走去。在路上想着自己的將來，知道幹一世管事的，是沒有什末出路！因此當學兵的志願更堅決了。不過，想到他母親身上去，又猶豫了。

太陽光漸漸的淡了起來，他在路上，看着田野工作的農夫，也都荷鋤歸家了，一羣羣的歸巢老鴉，從他頭頂上飛過，太陽光由淡黃變成深黃色了，映着西邊天上，一大

片紅霞，漸漸的，慢慢地，太陽好像和全藝說：「快走吧！黑了天了！」沒下去了，全藝也到了家。

晚上躺了牀上，心思明天怎樣去辭別主人，投軍的話，漸漸的睡着了。

他覺着自己突然穿上了灰色軍裝，入了大隊，到了廣大的操場裏，幾個紫武裝帶的軍官，把他們分開來，一排排的，一，二，三，四，向後轉！常步走的喊着訓練。訓練了一回，那幾位紫武裝帶的軍官，看着他比誰也操的好，立刻升了他個「排長」的職銜，並命他帶一排人訓練。他歡喜極了，不覺高喊了一聲「立正！」呀了一個寒襟，醒驚了，才是一夢。

——明晨一早，就跑去和他主人商量，他主人見全藝，是「前途無量，大有作為」的青年，慨然允許了他，並算了算他歷年積下的工錢，是「一百四十吊」全藝見了這一大批錢，和他的主人說道：「這批錢，請主人費心，放出去，供給我母親一世的使用，我母親餓不着，我出去才放心哩！」

全藝的母親，見兒子要去從軍，有心阻止他，但思念着兒子的前途，也就不阻止他了。

離別的一天，母子倆在一塊痛哭一場，她送兒子到門口，直到看不見兒子的背影，才回來，一切的應用，靠兒子掙的那大批錢的利錢，也就很夠用的了。於是不給主人作飯了，成了主人家的佃戶。正是：英雄此去交好運，拋掉算盤披武裝。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回完)

南京之名勝古蹟(續)

壽松

二十二、莫愁湖

莫愁湖，湖在水西門外里許，相傳為南宋時盧女莫愁故居。湖濱兩岸有華嚴庵，庵內築鬱金堂，懸莫愁及中山王遺像。堂上曰勝棋樓，即明太祖與中山王弈棋處也。堂東有軒，豁然臨水，全湖在望，為消暑勝地。

二十四、建國烈士墓

建國烈士墓，墓在莫愁湖上華嚴庵西，為光復南京時粵軍諸先烈埋骨之所。墓門內多青夾道，中建六角形紀念亭。再進則築土為壇，崇階當前，週垣擁後，即烈士墓也。

。各墓並不墳起，只平嵌長方刻石，鐫死者姓名。墓前石碑有先總理親題建國成仁四字，表彰勳烈，洵可為湖山生色矣。

二十五、鼓樓公園

鼓樓公園，在中央大學西北，約居全城南北之最高地點，為往來要衝，高聳十餘丈，望若城闕，猶巴黎市中之凱旋門，下闕三洞通行人，上層曰暢觀閣，中央研究院在樓上設天文研究所，置有電動播音機，上午傳報時刻，樓下四週闢為馬路，曠地設公園，北有八角亭，環以花木，異常清雅，四週冬青圍繞作圓形，中有草地一片，位於樹蔭之前，每當風和日麗，行人衆多，坐臥綠茵之上，仰觀白雲，無異帷天席地也。

二十六、氣象台

氣象台，(北極閣)鼓樓東方有鷄籠山，元至正元年始建觀象台於此，明代改稱欽天台，近世復為北極閣。憑高四望，鐘山如屏，大江如帶，後湖如鏡，風景佳勝。民國十七年三月，氣象研究所，因其舊址，重建氣象台，現

已不能任意遊覽矣。

二十七、鷄鳴寺

鷄鳴寺，寺在鷄鳴山椒，卽同泰寺遺址，梁武帝捨身爲僧處也。寺正殿後有鷄臺樓，北望玄武湖，台城，歷歷在目。每逢夏季，都中人士多來此納涼。寺前有景陽井，一曰胭脂井，亦曰辱井。世謂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曾避隋兵於此。相傳井闌上以手拭之，作胭脂色，故名。北有城基一段，爲台城遺址。昔梁武帝蒙侯景亂，餓死於此。

二十八、五洲公園

五洲公園，玄武湖，俗名後湖，在玄武門外。周約四十里，現由市政府設置公園管理處，更名五洲公園，內有五洲汀五座，原名麟趾長新老，後改稱亞歐美非澳，今又新改名稱。其北尚有一洲，名環湖後洲。開路築隄，種花移竹，頗饒佳趣。亞洲新建有第五軍八十八師二五九旅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非洲建有第四十軍克復首都陣亡將士紀念塔。以亞洲之塔爲雄奇，矗立高坡之上，可循石階而登，塔基四角爲鐵色彈形柱，四邊刊序及陣亡將士姓名

。塔勢巍峨，足令觀者感奮。園中有茶社數處，可供遊者茗憩。園中春有櫻桃，夏有葡萄，秋有菊花，每當盛開之際，遊客如雲。

二十九、燕子磯

燕子磯，在觀音門外，兀立江岸，三面臨水，形如飛燕，故名。時稱燕磯曉望，爲南京風景之一。登高遠眺，風帆沙鳥，歷歷在目，俯瞰山下，懸岩峭壁，怒濤澎湃，尤屬奇觀。山上有六角亭凡二層，遊人至此，多流連不去云。

三十、岩山十二洞

岩山十二洞，在和平門外江濱幕府山陰。山下永濟寺內，存有鐵索穿石繫鍊，相傳爲劉青田繫舟之所，自此而西，首爲上台洞，奇石森然，竅穴委邃。次爲二台洞，懸巖結樓。又次爲三台洞，有觀音塑像，及吳道子觀音畫像。再由小有天攀雲梯直達山頂臨風四顧，江天一色，洵壯觀也。

(完)

書叢小會究研本日

事國本日心關凡庫倉大絕之料資究研日對爲會叢本者
種十三出已現種一期星每期版出閱訂期常不可不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五種 | 第十四種 | 第十三種 | 第十二種 | 第十一種 | 第十種 | 第九種 | 第八種 | 第七種 | 第六種 | 第五種 | 第四種 | 第三種 | 第二種 | 第一種 |
| 九一八以後我國之損失 | 日本之工業 | 日本蠶絲業之統制 | 日本財政史要 | 日本陸軍的統帥與編制 | 日本之合作運動 | 從國際經濟觀察中日關係 | 日俄中東路衝突之真相 | 中日關稅協定問題 | 最近日本之軍備概況 | 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展望 | 日本共產黨之發展 | 日本財政制度 | 日本國際貿易的分析 | 日本的軍費膨脹與財政危機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種 | 第廿九種 | 第廿八種 | 第廿七種 | 第廿六種 | 第廿五種 | 第廿四種 | 第廿三種 | 第廿二種 | 第廿一種 | 第二十種 | 第十九種 | 第十八種 | 第十七種 | 第十六種 |
| 日本之水產業 | 日本政治之今昔 | 東化與白俄 | 日本華僑之概況 | 日本米穀業之統制 | 日本之化學工業 | 日本戰爭總動員之準備 | 日本軍事經濟統制 | 日本之農民運動 | 日本之地方財政 | 日本之勞工運動 | 日本銀行制度 | 日本之農業 | 日本金融恐慌的新局面 | 日本之國際貸借關係 |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陶爾斐 將軍路 日本正路 研中書局 究書局

定價

全 五 年 二 冊
半 二 年 六 冊

郵費二元
幣費元費
五元五角
四元五角
二元五角